

人與思想

◎王康 著



社會學的觀點

歷史是一面鏡子
讓每個人、每個民族照清自己，溫故知新
清醒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更敢於面對現實

人與思想

社會學的觀點

王康 著

人與思想系列 2

人與思想——社會學的觀點

作 者：王 康
發行人：吳樹民
社 長：吳豐山
經 理：魏淑貞
責任編輯：鄭文聰
校 對：王 康 何佩玲
美術編輯：林 林

出 版：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 話：(02)351-9621 轉 438
郵 撥：0003180~1 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四一五八號

法律顧問：蕭雄淋

排 版：自立報系電腦檢排室
印 刷：協昇彩印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二二〇元
第一版一刷：中華民國79年 8 月

***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ISBN 957-596-074-2

序言

這本《人與思想——社會學的觀點》，是一本隨筆式的書稿。全書各篇都是圍繞着人與思想這個主題，就經常見聞引起的感觸展開的一些討論。因為我總覺得現代無論是經濟落後地區或是發達地區，無論是東方或是西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的尊嚴不受尊重、思想方法片面的現象，「一切向錢看」、「一切向權看」，以至物慾橫流，精神空虛，玩物喪志的情景也不少見。觀察事物，判斷是非，在價值評估上也程度不同地形成了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模式，往往一葉障目流於偏狹。因此對人與思想的研究就不免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從社會學這門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又富於彈性的科學來說，它除了有學界比較共同感興趣的研究內容，在不同時間、不同條件下，也會對特定的情況在一定時間和範圍內，明確擬定着重研究的對社會有現實意義的課題。人與思想既是社會學一向比較重視的內容，也是關係當代社會健康發展日益突出的問題。所以在書中談到思想主觀片面性的危害後，對一般認為是研究人在羣體關係中的行為科學的社會學，特地着重指出它也是研究人的科學，有關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爲了人的研究，希望人的尊嚴能受到尊重。

首末二篇，從一門科學的浮沉或從農業長期徘徊，都可看出是思想僵化和對農民自主性的不夠尊重造成的後果。一門學科的意義畢竟

有限，但中國是一個人口特多的國家，農民人口更多，農村的命運決定着整個國家的前途，農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多數中國人的歸宿之地，不能不使人對它寄予深切的期望！

這幾篇隨筆是我這幾年的一部分講稿，由於各篇講的時間、地點、場合都不一樣，不免缺少較嚴謹的體系，且有一些重複。也由於有些內容多是即興講話或臨時見景生感引起的一些感想，這樣雖然教條習氣可以少些，讀來也還平易，但哲理的和學科的深入分析不夠。淺陋之處，尚希同行先進多予指正！

多年來，海峽兩岸的社會學者未能聯繫，彼此情況不同，在思考的內容、思考的方法以至表達的語言等方面，難免會有一些差異；書中聯繫的一些社會實際，不少同仁也難免生疏，那就作為大陸社會學的一些訊息和增進相互瞭解與學術交往的一個新的開始吧！

由此也聯想到一些往事：1987年夏，美國拉瑪大學馬立秦教授到大陸講學，隨後往台灣參加學術會議，曾在《中國論壇》（1987年297期）上刊出他和我關於大陸社會學的〈一席談〉，向台灣同行轉述了親見親聞的一門學科的狀況，他也把台灣社會學的成就向大陸同行作了介紹。感謝他的熱心，為溝通兩岸社會學的訊息作了良好的貢獻！

今年（1989）重訪美國，承立秦教授相約至其執教的拉瑪大學訪問講學，蒙他過目原稿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又承美國密西根韋恩大學陳必照教授熱情給予支持幫助，使這本書稿有可能與海峽彼岸的同行相晤，再次使我有機會與同行們切磋學問，交換一些看法，衷心感謝他們！也願通過敘述的一些問題和情況向久疏聯繫的朋友們致以友好的祝願！

記得前年承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惠贈一些社會學書籍，從中拜讀到《社會學中國化》一書，很受啓發。該書作者都是台灣、香港及在美國的風華正茂、學有專長的社會學家，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社會學中國化的問題，提出了不少卓識高見。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兩岸及海外同行彼此的處境雖不相同，但學術上的共識很自然地有較一致的看法。大陸社會學從恢復起，就提出要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作為努力的目標。因為社會學是一門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的科學，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依據自己的民情、國情以及文化傳統播種耕耘，就不僅不能開花結果，而且也難以生根，更不會有生命力。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可以割斷歷史，或排斥已有豐碩成果的國外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在恢復草創階段，如果這樣也不是明智的態度。台灣與香港的同胞同行正是經多年研究，洞悉奧秘而知有所解脫，不受異國思想的約束。大陸社會學恢復後，一面立足本土實地，一面針對長期閉塞情況適當學習引進而不照抄照搬，不少同行已取得相當質量的成果，對改革開放作出了學科應盡的貢獻。所愧者自己在這方面雖常搖旗吶喊，但乏研究無所成就。所以看到海內外同胞同行的學術豐收，衷心引為欣慰！這本小書就算是一名知識與年齡都已老化的同行對中國社會實際的一點探索，也許可以從有局限性的一個側面，多少反映一些大陸社會學恢復重建的經歷和動態，以及部分同行們正在思考或正在從事研究的內容。

正如立秦教授在〈一席談〉中提到的，我自知淺陋，故一直以大陸社會學恢復重建工程中的一名跑腿打雜的建築工自任，如果在有生之年能由此為增進兩岸同行的學術交流和友好交往而盡點微力，將更是引以為幸的希望！

近年兩岸學術交流日益增多，理應為此發揮率先作用的社會學，衷心期望能迎頭趕上！

願所有的中國社會學同行們，携起手來共同為繁榮中國社會學而努力吧！

也應藉此機會懇切地感謝國內各地友好同行們多年來的幫助和支持！

目 錄

序 言	1
第一章 科學的沈浮	
——中國大陸社會學的取消和恢復	1
第二章 僵化的模式——「非此即彼」	21
第三章 不要總是責怪傳統	49
第四章 社會學的先行者	79
第五章 社會學的產生和特點	127
第六章 社會學研究什麼？	159
第七章 研究人的科學	185
第八章 爲了人的研究(上)	235
第九章 爲了人的研究(下)	275
第十章 比較和探索	
——對農村的希望	303

第一章 科學的沈浮

—中國大陸社會學的取消和恢復

中國社會學是 19 世紀後期，經由維新人士引進，與歐洲社會學傳入美國時間大致相近。1891 年，康有為在所主持的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的課程中列有「羣學」（社會學早期譯稱）。他的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等也都在著作中稱道社會學。但三人所述內容及經由何渠道接觸這門學科都待查考。

隨後維新派有關的學人如章太炎等，陸續自日本譯介有關社會學的著作，1903 年，嚴復將歷年譯述的《羣學肄言》彙輯出版，學界多以此書問世作為社會學正式傳入的起點。這也成為中國社會學要求維新進步、富國強民的傳統，在當年知識界有較廣泛的影響。

社會學列為高等學校課程為時甚早，這和維新的氣氛不無關係。1906 年，京師法政學堂課程中列有社會學，但因教師遲未到校，開課較晚。最先講授社會學的是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於 1908 年正式開始；1913 年，上海滬江大學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社會學系。這是中國社會學另一個特點：即社會學與教會學校的關係密切，以後陸續新建的教會大學，社會學教師也多是教會人士。外籍教師起了在中國傳播社會學的作用，但他們的思想氣質和宗教色彩不盡符合中國要求，到二十年後陸續為中國教師所取代。

如從 1903 年算起，到 1952 年社會學在中國取消，恰近半個世紀

。

社會學在半個世紀中，在中國有一定發展，對研究社會、改造社會介紹了一些學說理論，培養了一些人才。但因它的工作局限於部分大學，被視為改良主義思想，又強調社會民主、社會演進和科學實證，都和軍閥封建的反動統治格格不入。學科引自西方，缺乏系統的清理，更不及與我國社會實際真正結合起來，還基本上一直處於吸收傳播階段，因此較有規模的社會學研究機構幾近於無，設立社會學系的國立大學為數無幾，加上教會大學也不過十餘所，師生總共不過五、六百名。

社會學的取消

1952年，大陸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正式取消社會學。自是以後，近三十年大學不再講授這門學科，科研單位一概停止研究。同社會學關係密切的社會心理學、社會（或稱文化）人類學、社會工作、人口學等等都相繼取消。

院系調整是當時學習蘇聯「經驗」的一項措施，取消社會學就是仿效蘇聯的榜樣。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對社會學經由批判、限制而終於在三十年代初取消。依據那時已開始滋長的個人迷信和教條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學是資產階級的學說，無產階級有了歷史唯物主義就可以取代社會學。還有一種天真的看法，認為社會學重視社會問題的研究，而社會問題則是資本主義的陰暗的產物，社會主義不再存在這些問題，也就不需要這種學科了。這樣掩蓋矛盾的想法，並不能如實反映社會的真實面貌。中國從近三十多年的實踐中也積累了深刻教訓。

。

應該說明，在取消社會學時，當時幾乎所有社會學者並未提出不同意見，連參加院系調整的有關學者都同意取消。許多同行已紛紛轉行，我自己原先從事社會發展史等應時學科的教學，隨後就改行了。這當然都與當時的氣氛不無關係，人們都在一時的興奮中匆忙地作出了反應，等到冷靜地、科學地思考時，既為學科的中斷而遺憾，還難免感情上的牽連。

1956年，在大陸社會學取消不到五年的時候，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蘇聯的二十大會揭露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中國大陸也出現新的形勢，經濟經過恢復有了發展，將進入有計劃的發展生產的建設階段，文化藝術和學術思想界都出現了生動的氣象。這時，蘇聯中斷很久的社會學有了恢復的動態。1956年，蘇聯派出代表團參加在荷蘭舉行的第三屆國際社會學大會，由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所推動的世界文化名人紀念活動公布的1957年人名中，列有社會學的創始者孔德（A.Comte, 1798～1857），紀念他逝世一百周年，對他的評價也較前公允，按照當年慣例中國也應參與，還會邀約社會學者們準備紀念文章。

這些情況自然要引起中國思想理論界及曾經從事過社會學教研工作的人的注視。陳達、吳景超、費孝通等教授在政協會議上、在報刊上先後發表意見和文章，提出了恢復社會學的建議。所謂恢復，是相對於取消而言。有關建議都明確指出不是重複舊日中國的社會學，也不是不加選擇地照抄外國的社會學，而是依據大陸的情況，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學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對中國社會和社會問題進行理論研究和實地社會調查。

這些意見得到有關的主管部門的關注，陸續召開過徵集意見以至

具體安排恢復事宜的會議。1957年4月10日，學術界有影響的《新建設》雜誌，邀約在北京的社會學者及有關部門在該社座談，參加者有陳達、潘光旦、吳文藻、費孝通、嚴景耀、雷潔瓊、吳景超、張子毅、全慰天、胡慶鈞、袁方、王康等約三十人，住在該社的張志讓教授也參加討論並發了言。隨後在主管部門的支持資助下，設立了由陳達教授主持的「社會調查工作委員會」。《新建設》雜誌在6月7月陸續發表了座談會的部分發言。

6月初，一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反右運動爆發了。短短時間內席捲全國，幾十萬或上百萬的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成為地、富、反、壞之後新增的一項「階級敵人」。在當時控制着思想戰線實權的「理論惡霸」康生煽動下，故意混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矛頭還特別指向社會學，那些恢復教研工作的建議及座談討論等活動，雖然都是由有關部門首肯或召集的，却都被誣為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參與過有關討論的社會學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還株連到一些無辜的青年學生。這些打擊迫害從下引的康生的講話可以瞭然了，據老一代社會學家李劍華教授所記的1957年8月20日一次政治課教師座談會，康生惡狠狠地說：

什麼是資產階級社會學呢？首先在中國設立社會學系是聖約翰大學，那是個文化侵略機關，然後其他學校也設立。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義，緩和階級鬥爭，為帝國主義培養走狗……。

社會學有兩大派：一是理論派，如俄國的克魯包特金；一是實用派，從英國傳到美國，就是各種調查，牧師都會這一套。調查為了外國的經濟、軍事、文化的侵略。清華大學搞的社會學是從英國販賣來的，

更突出了。在中國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大概有兩個作用：在國內，他們通過農村調查，瞭解共產黨在農村中的活動，防止或阻止農民運動，保護地主階級。通過工廠調查，瞭解共產黨在城市中的活動，挑起工人階級的不團結，破壞工人運動，保護資產階級。通過少數民族的調查，宣傳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挑撥分裂少數民族，便於統治階級壓迫他們。中國很多的社會學家，都與國民黨的社會部有關係，甚至就在社會部工作，例如陳達。大家知道，國民黨的社會部的頭子是谷正綱，實際上是個偵探部，專門破壞革命。所以中國的社會學家們改良主義也不多了，他們是要消滅和壓迫共產黨和革命運動，……在國外，中國社會學教授們與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特別是清華這一夥，他們留英留美，回國後作調查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

解放以後，取消反動派的社會學是完全對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也是他們所不滿意的。……當然老搞社會學的要改行了，所以很不滿。在鳴放時期，勞動幹校的陳達，聯合了人民大學的吳景超、李景漢等向高教部提抗議。……

大概是1月16日，陳達參加北京市政協，提出恢復社會學的提案。後來，他在全國政協又提出，人大以李景漢、吳景超為中心，政法學院以雷潔瓊為中心，勞動幹校以陳達為中心，開始一系列的恢復社會學的活動，在各校之間串連和領導的是費孝通，他是掛帥的。費孝通在2月20日的《文匯報》上發表的〈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為右派分子恢復社會學的企圖，提出一個總的綱領。費孝通說，他和他們這夥人，過去是搞社會學的，實際上是借這塊牌子販賣私貨的。究竟該叫什麼學？他們也說不清楚，我說，那些叫作「帝國主義偵探學」。

.....

康生這些危言聳聽、別有用心的胡言亂語，如今作為「奇」文共賞，仍不免令人觸目驚心，這個「假馬克思主義者」在會上製造的這些無中生有的批判的武器，立即變換成武器的批判了。

曾經熱心支持過社會學恢復的《新建設》雜誌，在新的形勢下率先於 1957 年 8 月號刊出了「反右專輯」，全面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對社會學發表的第一篇批判稿題為〈談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反動性〉。該文在簡要剖析社會學內容時，也附有一些政治性的不實之詞。儘管如此，與隨之而來的按康生所定口徑的批判相去太遠，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康生給社會學及社會學者們都扣上了反動的帽子。隨後更有人以學術批判為名，斷章取義地對社會學進行全面的歪曲。這些所謂的批判造成了嚴重地破壞學術發展和打擊知識分子的惡果。

社會學的重建

在中國階級鬥爭擴大化之後，不久，蘇聯與東歐等國相繼建立了社會學會之類的學術團體，逐步恢復了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社會學則成為「禁區」，而且在資產階級反動學說之外，又增添了一頂修正主義的帽子，從此更無人敢於問津。這對國家建設、人民生活和理論研究都帶來損失。例如，對許多關係社會秩序、社會安定的社會問題，長期缺乏科學研究。有的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如對人口問題的輕率態度，迄今以至今後長時間內，都很難擺脫人口數量和質量累積起來的沉重負擔，給現代化建設留下了重大的困難。

粉碎「四人幫」之後，人們都從惡夢中驚醒，有可能冷靜地、理

智地思考一些在「左」的狂熱情況下發生的事情。對於從事社會學的已屆花甲、古稀之年的人們來說，很自然地重新想到這門科學的評估，不僅涉及有關個人的命運，而且關係晚年如何能以所學為祖國効力的途徑。所謂舊情難忘，加之理性的反思，深感社會學能為也應為中國的現代化効力。在政治性的結論尚未改變之前，我和有關師友曾想借助洪謙教授正在籌劃中的外國哲學研究所中，謀得為研究當代世界社會思潮的一席之地。得到洪謙教授及杜任之教授的支持。以後因所未建，此議遂止。

1978年，全國政協開會期間，杜任之教授雖曾受久繫牢獄之災，釋放平反不久，仍不顧冒犯「按既定方針辦事」的「權威」之險，毅然提出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意見，其中之一就是恢復社會學。其時正值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社會上和思想理論界都倡導思想解放，強調實事求是地對待多少年來遺留下的和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社會學在這種新形勢下，同其他命運相似的學科一樣相繼受到了關注，但因習慣勢力仍有影響，政策還未及落實，人們不免心懷餘悸，因之參與醞釀者不多。

1979年，是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新的一年，國際交往逐漸增多，學術文化交流方面，社會學、人類學等較早提上了日程。在彼此長久隔離之後，各國之間需要逐步增進瞭解，以便於政治、經濟、文化的合作。中國大陸長期沒有這些學科，缺乏了一條促進相互交往的渠道。這同康生之流對社會學的誣蔑迥然不同，那是以卑劣的心理對科學文化事業，只會造成封閉和自我孤立的後果。中國需要改革開放，學術文化交流也不例外。社會學恰如一個窗口，他人可以經由窗口觀察我國社會，我國同樣可以打開窗口觀察外國社會。長期停頓對國內

各種社會現象也急需有科學從事研究，盡快彌補科學園地的一個空白，使社會學這門科學能發揮適應社會改革開放的作用，使多年積存的社會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能提到科學的水平加以研究，求得較合理的解決。至少能提供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從實際出發以改變從概念出發的教條習氣。改革開放為科學開拓了廣闊的天地，也為社會學的恢復初步提供了可能。

1979年春節期間，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院長，約見1957年曾為社會學說幾句話的費孝通教授，明確提出要在中國大陸盡快恢復社會學的意見。消息傳來，令人振奮。籌劃事宜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籌備處協助進行。首先設法了解倖存的社會學者的情況。由於學科停頓過久，多已分散各地，「十年內亂」人事變動更難聯繫。當時「四人幫」雖已打倒，不少經歷坎坷的社會學者或未及平反，或尚未改正（右派錯劃），雖驚喜交集，仍未敢貿然參加活動，有的更受家人勸阻深恐「重蹈覆轍」。籌備處反覆徵集各方意見後，認為先在北京舉行「社會學座談會」，有助於解放思想，消除疑慮，促進學科的恢復。

1979年3月15～18日，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籌備處主持的「社會學座談會」，在北京日壇路全國總工會招待所舉行。出席的有北京及聯繫到的部分省市社會學者，以及教育、民政、公安、工會、婦聯、青年團等實際工作部門的代表，還有熱心支持社會學的其他學科專家如陳翰笙、洪謙等老學者共六十人，其中八十歲左右的老社會學家有李景漢、吳澤霖、吳文藻、楊堃、柯象峯、言心哲等，七十歲左右的有費孝通、雷潔瓊、林耀華、李安宅、楊成志、張世文、瞿同祖等，六十歲以上的有張子毅、史國衡、田汝康、全慰天、陳永

麟、胡慶鈞、袁方、韓明謨、王康等，還有取消社會學前後就讀社會學系的同學亦已近中年，當時最末一屆畢業者也五十二歲了。幾代同行共聚一堂實屬難得，但 15 日報到時，仍有人心懷疑懼，臨時藉故未來參加，表明當時氣氛，仍很嚴峻。但到會學者則與有關各方共商如何開展社會學的教學研究工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貢獻心力。

16 日上午，胡喬木院長作了重要講話。首先為社會學平反，恢復名譽，指出否認社會學是一門科學，用非常粗暴的方法來禁止它存在、發展、傳授，無論從科學的、政治的觀點來說，都是錯誤的，是違背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他表示願意盡力支持社會學界成立社會學研究會，研究許多迫切需要研究的社會問題，同時也不可忽視理論的研究。他認為科學單位和大專院校要及早設立研究所和社會學系，注意解決後繼無人的問題，盡力培養社會學的人才，並且希望大家不必再有什麼疑慮和害怕心理。因為過去那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一去不復返了，曾經遇到過的那種困難不會再重複了。

座談會另一個重要的收穫，是通過講話和討論澄清了過去否定社會學的一些看法：

第一、關於社會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問題：首先確立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社會生活、社會現象、社會發展的基本理論、觀點與方法。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象不等於整個社會科學的對象，也不等於社會學的對象。有了歷史唯物主義不等於社會學的問題就解決了。因此，研究歷史唯物主義與研究社會學，這中間是不能劃等號的。

第二、關於對社會問題的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不少社會問題，不同社會的問題的性質和解決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社會生活裡的問題並不因為由資本主義發